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
第十五回 華小姐催赴揚州約 袁太守重贅狀元郎

詞曰： 著急促郎行，有個懸眸處。難得傾城性更賢，今古稀奇事。為惜女如花，特選乘龍婿。依舊當年醉裏人，想見歡滋味。

右調《卜算子》

話說柔玉小姐正要將袁太守的一節事問蔣青巖，聽得生香說蔣青巖在樓上，連忙起身望縮春樓來。將出後門，生香悄悄向柔玉小姐說道：“適間我同韓姐在樓上，撞見相公上樓來，叫我到樓下走走，說要和韓姐說話，不知說甚麼，小姐快走去聽聽看。”小姐聞言，笑了一笑，曉得蔣青巖要與韓香敘舊，自己到不好上樓去。要轉回前面，又恐華夫人問他，只得住了腳，坐在近樓一塊太湖石上，讓蔣青巖和韓香完事。一雙眼卻望著那縮春樓的前窗。直過了兩頓飯時，纔聽得蔣青巖叫生香。柔玉小姐方纔起身到樓上來，正撞著蔣青巖下樓。蔣青巖見柔玉小姐來了，疑是生香去請來的，不好意思，只得笑臉相迎，道：“聞你在岳母處閑談，不知談些甚麼，我正要去竊聽，不料你就來了。”柔玉小姐笑道：“我們談的是揚州袁太守之事。”蔣青巖聽了這句話，不覺面紅耳赤，半晌無言。只得和柔玉上樓來，對面坐下，說道：“那揚州之事，寔勢不由己，連日正要相告，又恐你見怪，所以遲疑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相公差矣，相公向日若不依從那袁太守之婚，妾與相公焉有今日！妾非妒婦，頗達情理，相公不必多疑。那袁太守憐纔擇婿，也非惡意，相公須急去完親，莫教那袁小姐懸望。”蔣青巖先時只道柔玉小姐見怪，于今聽了這篇話，深服柔玉小姐之賢，連忙深深一揖，道：“聽小姐之言，真是古今未有之賢婦，到是我無知人之明了。我與袁太守原約定在此完親之後纔去，此時也可去矣，正待與小姐商議前去，了此一段心事。今既承慨許，我明日便與岳父說知，五七日內動身便了，但我與小姐新婚未入，未忍遽別，奈何？”柔玉小姐道：“相公，你乃豪傑丈夫，何出此言！雖新婚未久，此去亦是大事，又非萬里之行，何離別之足道乎！但望相公前途保重，餘不足慮。”蔣青巖聞柔玉之言，反覺自己多此一番兒女之態。柔玉小姐問道：“那袁小姐多少年紀，喚甚名字，生得如何？”蔣青巖道：“他是八月十五生日，名喚秋蟾，今年十六歲了，人品在小姐和碧煙之下，在韓香之上，也曾讀書，向在他父親書房中見他作一首新月詩，大有纔情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我又得一快友矣，可喜可喜。相公可記得他那新月詩麼？”蔣青巖道：“也還記得。”便念與柔玉小姐聽。柔玉小姐聽了，贊道：“清新俊逸，真女中才子，我不及也。相公此去，須早些帶他到山中來，大家唱和，萬勿久留官署，使妾懸望。”這柔玉小姐真個難及，不但不妒，且是越說越喜，巴不得那秋蟾小姐立刻就到他跟前，和他相聚唱酬。兩人商議已定，柔玉小姐偷眼望著韓香房中，見韓香還在粧臺前整鬢哩。柔玉小姐絕不題起，心下常要叫蔣青巖收他做個側室，反慮著父母上，恐怕看薄了蔣青巖，所以遲遲有待。

次早，蔣青巖梳洗完畢，便到前廳來，將他要往揚州完親的話對華刺史說知。華刺史道：“正是，此事也不宜太遲了，恐袁太守只道是小女不賢。”忙叫書僮取歷日過來，替蔣青巖看起身的日子。看了一回，說道：“後日二十六日，是出行吉日，賢婿就起身吧。”蔣青巖連連應諾。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也道他要回去省母，華刺史也許了。當日各人收拾行李。到二十六日飯後，各坐了大轎，一齊起身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那袁太守，自蔣青巖別後，時時想念。一日公事稍暇，坐在書房中看書，忽然掀出秋蟾小姐的新月詩來，見那詩後又添一首詩，字跡與小姐的全不相同。再看那詩，卻也做得和小姐的不相上下，就是和韻之作。袁太守甚是驚訝，忙喚書僮來問道：“我這書房中曾有何人進來？”書僮道：“沒有。”袁太守罵道：“好胡說，小姐這詩箋上，明明是某人和一首詩在上面，怎說沒有？”書僮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是向日蔣姑爺在衙中等候老爺之時，偶然到此，他在書中看見，和在上面的。”袁太守方纔釋然，心中喜道：“原來蔣生也有這等高纔，真可謂纔品兩全了，便是我女孩兒這般纔學，也該叫他曉得。”忙忙拿著這詩箋走到秋蟾小姐房內，將詩箋遞與他道：“孩兒，這是你的新月詩，後面不知是何人和了一首在上，你看他做得如何？”秋蟾小姐聞言道：“孩兒的詩在父親書房中，怎得有人看見？”袁太守道：“你且看這詩做得可好，我再對你說這和詩的人便了。”秋蟾小姐將那詩細細看了，果做得好，說道：“此詩下筆風流，命詞大雅，句句是新月，非名手不能。”袁太守笑道：“我兒好眼睛，這便是那蔣家郎君做的。”夫人在旁問道：“蔣家郎君在那裏看見，幾時和的？”袁太守便將書僮之言對夫人說知，夫人道：“我向見蔣家郎君的人品不凡，也料他定有大纔，不想果然，可喜可喜。”秋蟾小姐聽說，心中也暗暗歡喜，將這詩箋收入袖中。袁太守同夫人走到中堂，屈指一算，向夫人道：“蔣家郎君已去四個月，此時想已到華家完過親了，我們也須備辦粧奩，恐他來到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爺此言有理，何不取過筆硯來，將所要的物件開出一篇帳來，及早備辦；至于一切金珠首飾之類都是有的，不必費力。”袁太守聞言，正要叫丫頭去取筆硯，忽聽得外面傳梆書僮拿進一本殿試錄來，稟道：“這是京中來的一本殿試錄，送報人送來的。”袁太守一時忘卻了，驚訝道：“今歲又非大科年分，那得有殿試錄。”忽然想起來：“是了，是了。這是前日奉旨選用舊紳子弟的試錄。連忙開看，只見一甲第一名是蔣岩，建康府人。”袁太守大驚，向夫人道：“奇哉，奇哉，蔣家郎君竟中了狀元！”夫人也驚訝道：“只怕未必是他，他向時不曾說他要進京的話。”袁太守道：“怎麼不是他，世上那有同名同姓又同府的事，他當日在此起身之時，那要他們舊紳子弟進京應試的旨意還未下，想是後來在建康見了旨意，起身去的，此時料已入翰林，正在京中哩。他就要告假歸娶，也要到秋間。”夫人聞言，喜出非常，連忙去報與秋蟾小姐知道，秋蟾小姐聞之，暗暗慶幸，輕綉和岫雲兩個丫頭及衙內大小都來向小姐賀喜。袁太守心中甚喜，當下走出後堂，傳進那個送報的人來，當面說道：“適纔那殿試錄上的蔣狀元，是本府的姑爺，你們報房中也該先來報喜。”那送報人聞言，忙忙叩頭，道：“小人們不知，容明日再來補報便了。”袁太守道：“你明日來報，本府自有賞錢。”那送報人領命去了。這是袁太守要人知道蔣狀元是他的女婿，以防蔣青巖背盟之意。果然次日絕早，那報房中派了四個人，買了一張雙紅大紙，上寫道：

捷報

本府太爺 貴姑老爺蔣諱岩，

殿試一甲第一名，

欽授翰林院修撰。

京報人：高元、賀相、黃甲、宮保。

這四人拿了這張報單，一齊報到府堂上來，正值袁太守早堂，見這四人來報喜，便分付將報單貼在大堂上，賞了報子十兩喜錢。當時衙門中人及同寅各官都曉得了，齊來恭賀。不數日，揚州城內城外，人人都說太爺的女婿中了狀元，那同寅的各官及揚州的士紳，因此在太守面上愈加趨奉。袁太守十分快意，竭力備辦嫁粧，單候蔣青巖來完親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暑退涼生，金風動樹，早是八月下旬了。忽有杭州司李，是袁太守的舊人，任滿欽取進京，打揚州經過，來拜望袁太守。袁太守偶然問道：“老年臺在任時，可知有個蔣生字青巖的在湖上住麼？”那司李道：“曉得，此人是個少年真名士，今已中了狀元，半月前奉旨歸娶，在湖上住了幾日，小弟去相會過，後來又到紹興去了。”袁太守聞得此言，打發那司李去了，即便進衙與夫人說知，要差人去賀蔣青巖。商量已定，當下脩了一封書，備了一份極豐厚整齊的賀禮。次日差四個家人前往蔣青巖身邊去，就將書札交付四人，賞他二十兩盤纏，分付道：“你們四人星夜到西湖上蔣姑爺家去，我聞蔣姑爺已往紹興，你四人可要他家下一個院子，引你四人同到紹興尋蔣姑爺，將書札文明，候蔣姑爺同來，作速前去，不可有誤。”四人領命，即刻起身去了，按下不題。

再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自山中起身，四日便到了杭州。張、顧二人各自分頭回家去了。蔣青巖也回到家中，家中大小都來叩見。次日，府縣各官聞他三人完親回來，都來賀喜。第三日蔣青巖早去問候張、顧兩家的老夫人，便約了張澄江、顧躍仙

兩人一齊出城，回到靈隱寺去拜謝自觀和尚。到了寺中，眾僧都來迎接，蔣青巖問道：“你自觀大師一向安穩麼？”眾僧齊齊答應道：“自觀大師已圓寂過了。”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聞言，一齊驚訝道：“是幾時圓寂的，誰人是他的付法？”眾僧道：“是八月八日午時圓寂的，受付法的就是大師向日的那個沙彌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快請那沙彌相會。”內中一僧連忙去請，不一會，那沙彌到來了。蔣青巖等三人細看那沙彌，就是向日在山門外邀他三人進去吃茶的。那沙彌也認得他三人，便上前問訊。蔣青巖等三人一齊起身見禮，那沙彌道：“先師限滿西歸，知三位居士功名名遂，必過荒山，留下十六字，分付小僧達上。”說罷，便向袖中取出一條紙兒來，遞與蔣青巖等三人，他三人接到手中，展開同看，那紙條上寫著四言四句：

三鳳重來，老僧西去。
後事人人，勿忘初志。

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看罷，不勝驚嘆，向那沙彌說道：“我輩三人向蒙令先師指示，果然句句應驗，事事完成，今日特來拜謝大德，不料竟往西歸，令人追感不盡，先師教言，自當佩誦。但不知令先師塔在何處，敢煩指引前去一拜。”沙彌道：“先師塔院就在後山，三位請行，小僧引道。”蔣青巖等三人一齊起身，同著沙彌來到自觀和尚塔前，三人一齊拜倒，那沙彌也在旁答拜。拜畢，轉到大殿上來，那眾僧早已擺設下一桌齊整茶菜，那沙彌陪蔣青巖等三人吃了一會。蔣青巖叫沙彌取過緣簿來，他三人各寫了一千兩布施，脩蓋大殿，以報自觀和尚之德。寫完了，三人作別起身，轉到湖上。蔣青巖拉張、顧二人同到家中，擺出酒來，三人同飲，席間將自觀和尚的遺言取出細看，曉得其中的意思是教他三人拿定主意，不要做官。三人又嘆息感念一回。張澄江、顧躍仙因問蔣青巖何日往揚州，蔣青巖道：“三日之內，也就要起身了，小弟還有一書，煩兩兄回山之時，致與岳父。”張、顧二人道：“吾兄行時，小弟二人還要來奉餞，回來好吃喜酒。”說罷，又飲幾杯，方纔別去。

蔣青巖送他二人去了，轉到廳上，只見外面走進四個人來，一齊向蔣青巖叩頭，道：“家老爺多多拜上姑爺，聞姑爺中了狀元，及第榮歸，特差小人們前來恭賀，有書札在此。”蔣青巖聽這四個人口稱姑爺，料是袁太守差來的，忙叫取書來看，這四個家人連忙將書札一齊呈上。蔣青巖拆開書信看了，分付左右將禮物收下，說道：“我正要到你老爺任上來，完成大事，不料又勞你們遠來，你們可到外面休息一二日，和我同去。”又分付廚下備酒飯，待他四人。此時已是十月初二日，到初四日，杭州太守送了一隻大座船來，蔣青巖分付打掃，將行李搬上去。晚間，張澄江和顧躍仙同備了盛席，僱了一隻太湖船，在湖中飲到半夜，回到蔣青巖家宿了。次早，蔣青巖忙寫了一書，留寄華刺史，他三人方纔分別。

初六日絕早，蔣青巖上船，船頭上依舊打了狀元及第、奉旨歸娶的四面金字牌。當日開船，一路上吹吹打打，好生熱鬧。正是：

一路鼓吹驚水族，兩牌金字感皇恩。

路上因是船大，行了十二日，纔到揚州。那袁家的四個家人齊去報與袁太守，袁太守甚喜，忙送酒席下程，只因吉期將近，翁婿間不便拜謁。蔣青巖的座船就住在鈔關門外馬頭上。此時已是十月中旬了，擇下二十二日行過大禮，到袁太守衙中去。袁太守也擇下十月二十八日招親，隨將吉期報與蔣青巖，蔣青巖打點精神，專候入贅。

到了二十八日午後，蔣青巖先在船上香湯沐浴，換了吉服，單等去做新郎。剛到上燈時候，只聽得岸上鼓樂之聲漸漸相近，爆竹連天，花燈映水，就象來娶親的一般，一齊到座船上來，迎接蔣青巖。蔣青巖隨即上了大轎，轎前擺了全付職事，竟望太守衙中來。這日，袁太守衙中有許多官紳接親，從大門鋪紅結綵，直接著內衙，兩邊燈光照耀，如同白晝。袁太守也是吉眼，同各官坐在後堂等候。不一會，蔣青巖的轎到了，袁太守忙走到轎前，請蔣青巖下了轎。旁邊四個官媒，掛紅插花，將蔣青巖攙入衙內，眾丫頭、養娘各持花燭相迎，竟送蔣青巖到秋蟾小姐洞房中來，成合巹之禮。袁太守在外面陪各官看戲飲酒，飲不多時，各官散去。

單說蔣青巖和秋蟾小姐，此時合巹已畢，這夜蔣青巖清醒，不比向時沉醉，在花燭之下細細看那秋蟾小姐，若無柔玉小姐和碧煙兩人在上，他也算得世間有一無二的容貌了，心中之喜，真個說不出來。聽得外面人靜，便起身將洞房門拴了，拿出那軟款溫柔的手段，憐香惜玉的工夫，將秋蟾小姐抱入羅幃，輕探花蕊，細驗腥紅，兩人成就鸞交鳳友，好生快樂，有詩為證：

新人原是舊新人，曾到桃源未問津。
今日重來花正好，三生石上有前因。

二人恩情美滿。次日起來，雙雙出來拜了袁太守夫婦，那袁太守夫婦見女兒女婿纔貌相當，喜得心花都開。外面慶賀的鄉紳、士夫及現任上下各官絡繹不絕，一連幾日大開喜筵。稍得閒暇，又去拜謝這些官宦。翁婿二人，一連忙了半月，方得清閑。

此時已是十一月中旬，一日初雪，袁太守正同蔣青巖在衙中賞雪，外面忽然報進來，報袁太守陞了京兆，命已下了。蔣青巖向袁太守恭喜，袁太守反覺怏怏不樂。

蔣青巖問道：“岳父高陞，理當歡慶。何以不樂？”袁太守道：“不佞所以悵然之故，非為遷陞，只因小女初事君子，料不能同去，一時難割捨耳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後面日子正長，相見有日，不必深慮。”第二日，又聽得新太守是蘇州司馬，不日就到，袁太守只得匆匆收拾，移到察院中居住，等候交待，讓出衙門修理不題。

卻說蔣青巖偶然想起沈蘭英，要去探望他，又礙著自己于今是一位官長，不比當日做書生之時，不便去得。只得悄悄喚得伴雲，分付道：“你到晚間可到我向時看燈的那樓下去，站立在左右探望，若遇著向日夜間到瓊花觀來請我的丫頭，他名喚宜春，你可招他到無人之處，道我是蔣相公家中來的。問你家蘭娘近日安否，他若問我在那裏，你道我在蘇州，特遣你來問候他的，討個的信來回我。”伴雲領命，到晚間果然走到那樓下，只見門內有幾個男、婦站立，卻不見那宜春丫頭。等了半會，男、婦都進去了，將門半掩。伴雲心焦欲回去，又恐主人見責，只得坐在對門一個小酒店中，一邊吃酒，一邊張望。忽見這酒店中當爐的一個年少婦人正像宜春，那婦人也連連偷看伴雲。伴雲心中想道：“我們離揚州不上九個月，怎生這宜春便嫁了人，只怕看錯了。”再定睛細看，的確是宜春，一毫不差。伴雲隨即起身到櫃上會鈔，那婦人拿過戳子來稱銀子。伴雲見左右無人，故意問道：“對門宅子裏有個宜春姐，怎生不見出來？”那婦人道：“客人你問他做甚？”伴雲假說道：“他家蘭娘是我的表姊，我出外多年，今日回家，特來問他一個信息。”那婦人笑道：“客人你休哄我，我便是宜春，我認得你是向日那建康府蔣相公家的大叔，你敢是蔣相公差來問候俺蘭娘的麼？”伴雲也笑道：“正是，我看娘子也甚像宜春姐，原來正是。請問宜春姐，是幾時恭喜嫁出來的，于今蘭娘安否？”宜春道：“可憐我與蘭娘的事，說來話長。俺蘭娘自你家相公別後，時時想念，不多日子便得了個虛弱之症，剛剛一百日，正是六月初十夭折了，臨落氣之時，還連連叫了幾聲蔣相公。那時俺家老爺已從京中回來，先見蘭娘病危，十分傷痛；及至聽得他叫蔣相公，家老爺便疑心起來，把蘭娘艸艸殯殮。將我幾番拷打，問蔣相公是誰，說我一定曉得，幸我支吾得好，八月間將我賣與這張店官填房。我只道你相公已忘卻我蘭娘了，誰知還來問他，真是有情人。于今你相公在那裏？”伴雲道：“我相公在蘇州，特著我來問候，不料他已作古人，可嘆可嘆。”伴雲當下稱了酒錢，別了宜春，忙來回覆蔣青巖。蔣青巖聞言，暗暗感傷，分付伴雲悄悄買了些紙錢，自己回到衙內空地上，低低喚著沈蘭英的名兒燒化了。正是：

一陌紙錢雙淚濕，低聲細語喚蘭英。

不數日，新太守到任，袁太守去交待明白。未知何時進京，再聽下回分解。